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一

兵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唐太宗討高麗營州都督張儉畏不敢深入李道宗請以百騎往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傍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

五代時謝彥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

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宋宗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珠砦以聯結兩河諸路人馬又吳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先以數百騎嘗敵敵鳴鼓銳士自空壁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治地無不一當十敵大敗遁入壁又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於是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屯五千人郴桂各千人以保江西

元薩奇蘇布哈追金主至歸德欲薄城背水而營史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果全軍覆沒又達實巴圖爾攻襄陽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

鄉導

唐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惟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

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
寨數四番眾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
五代初梁以葛從周爲兗州刺史將兵在外時劉鄩爲
王師範守登州使人負油鬻兗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
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
竇襲破之

宋郭逵知澧州得北溪蠻親信厚待之用以爲鄉導盡
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蠻彭仕義棄城走眾悉降
又种世衡守青澗有僧王光信者習知番部山川道路

世衡出兵嘗使爲鄉導數有功又韓世忠破方臘窮追至睦州青溪峒賊深據岩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逕卽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又孟珙討唐鄧行省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岫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岫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執黑旗入砦分據蒼道縱火掩殺是夜壯士楊青擣王子山砦入帳斬

其帥首一時諸砦俱破

金太宗天會間伊喇成隸達賚下爲行軍明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瓜爾佳察罕鼎俱爲達賚前鋒得宋生口爲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又宋蔡靖遣郭藥師帥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里雅布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元太祖距居庸關百里召徹伯爾問計對曰從此而北

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
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徹伯爾輕騎前導日暮入
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
又襄陽軍乏食劉斌知青陵多積穀前阻大澤水深不
可涉陳可取狀眾難之斌叱曰彼恃險不我虞取可必
也帥騎兵百人夜發所獲敵人使道之前行汙澤中五
十餘里遇敵斌捨馬揮槊突敵敗之得糧數千斛又張
宏範破宋廣州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
堠劉清願凱乃知宋廣王所在遂次崖山

明徐達分布士馬規取河北克臨清獲李寶臣等用爲鄉導又檄諸將率馬步舟師夾河進元伊蘇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又王守仁旣諭降土番盧蘇王受卽因其兵攻斷藤峽其中諸獠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里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以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又王守仁攻橫水左溪賊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旗懷銃砲由閒道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獲其滾

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正據險迎敵忽聞近巢砲聲
烟焰蔽天起乃急麾兵逼之賊大驚潰遂乘勝破之又
林俊巡撫四川值賊首藍廷瑞廖惠等攻破諸郡邑俊
以官兵不諳地勢乃召各處土兵協力勦之殺溺死者
六千餘人廖惠被擒廷瑞奔投鄢本恕越陝西漢中三
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敗之擒廷瑞本恕蜀
寇以寧

下營斥埃并防捍及分布陣

五代梁謝彥章爲葛從周養子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

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
盡得之後爲將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
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
曰謝彥章必在此也

宋眞宗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爲
駕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北城澶淵城壁不足守無敵
柵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爲營先
命士卒掘重濠塹埋鹿角數十里以大車數千乘重疊
環之步騎處其中敵數萬來犯急攻其營禦之遁去又

神宗熙寧七年十月帝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高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高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夫有五人而一長卽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

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
十軍爲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
比長閩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
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
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又八年帝諭廷臣曰黃帝始置
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
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
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
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

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

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又郭遼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遼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

人自言所能暇曰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又岳飛隸
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
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又吳璘兵法云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
軍距馬步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則係乎臨機耳又吳
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
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縱馬爲限鐵鉤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卽古來伍法也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金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追鄂幹於梟嶺西陷泉明日敵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敵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旣陣霧開少頃晴霽敵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察喇力戰敵稍卻志寧與瓜爾佳清臣

烏林阿拉薩道刺合戰敵大敗又珠嘉塔爾琿因元兵入陝西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於陣民疲於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敕壽泗帥臣謹斥堠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帝是而行之

元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

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郟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婁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芍陂等屯兵本自襄鄧都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

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漕黃河運至於陝糴諸汴汝近
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
從王事宜無不濟者眾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又湖南
猺獠竊發朝廷命招諭之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
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
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
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又布延特穆爾旣敗賊於丁
家洲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魯爾
討無爲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遏上

流爲之節度又元主以伊濟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集有司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
稼於中浚湟增障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
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
帥時羣盜環布四外伊濟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
一保障又山東賊分道犯京師察罕特穆爾奉詔屯兵
涿州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
而自將銳卒赴召又察罕特穆爾定河南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

里曰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

山東

明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參政
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鎮
撫以舟師鎮直沽太祖稱大將軍有體者以此達數出
邊鎮北平北人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但戒守者繕
城戍簡士馬謹烽堠毋得邀功啟釁十餘歲兵民熙熙
有太平色又成祖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
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

覽地勢得禽輒頒人樂爲用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
通夕不得休旣成復行虛敝人力故臨戰輒先疲困又
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黷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
追敵魚兒海而安敬詭辭阻軍翼言狀帝密勅王驥行
邊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
斬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諸將股栗驥分兵
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
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
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

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
倉屬蔣貴約以小至則各守大至則并力拒敵由是軍
伍整肅敵騎遠避又余子俊經理榆林東起清水營之
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
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地築短牆橫一斜二如
黻月形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
墩九十有五自是要害旣據內地益安榆林遂爲雄鎮
又余子俊總督宣大建議以萬人爲一軍用戰車五百
餘輛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

柞補塞內藏戰士糧草器械與賊對壘賊用弓矢不過百步我用鎗炮可及三四百步賊散掠則出兵防遏日暮則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尤便策應又楊一清撫靈川時有笑其演營習陣者一清曰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武侯李靖均未嘗廢營陣苟世無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哉又俞大猷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師可使合爲一人也

臣

等謹按古者伍法數家大略小列之爲五人大
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五其數得三百
七十五人三百爲正六十人爲奇後世多因穰苴
五人爲伍十五爲隊大將握奇之數皆以中軍內
丁代之然則伍隊雖歷世而未改也楊儀從容結
陣馬昊分隊立長戚繼光偏伍什兩總是一法王
驥畫界分疆不過因地而推用之耳

先據要地及水草

唐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

奔馬自執鞍勒隨鞍勒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
強敵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
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又張仁愿以
朔方軍隣於突厥時默啜悉眾擊突厥仁愿請乘虛奪
取漠南地就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
路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畋牧歲減鎮兵數萬人省費億
計又史思明之亂王師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眾至
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
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

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兩軍相敵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卽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則猿臂勢也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縱居人出城避寇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未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守備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不敢犯闕又劉昌爲涇原營田使受詔築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從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崕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

之衝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
中龍駒島名神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又德宗貞
元中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其地
以備之又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諸軍番戎盡知之
今臣境臨邊若大興兵卽戎番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
城矣今請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工畢番人
始知已無奈何帝從之已事軍還吐蕃始來數日退又
李德裕訪破敵之策於高文端對曰官軍攻潞州澤州
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伏山谷俟官軍攻城疲

倦則出揅之官軍必失利請令軍築城遶澤州以遏救
兵固鎮塞峻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倘以兵絕水道賊必
遁去德裕以其言告諸將果如所策

宋潘美知幽州命兼三交都部署以扞北邊三交西北
三百里地曰固軍形勢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擊之
遂據其地屯兵積粟以守之自是北方以寧又耿全斌
從征太原還遇敵於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
遷補騎副兵馬使又改雲騎軍使屯瀛州與敵戰所乘
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卻敵爲引去又仁宗寶

元初趙元昊反狄青爲延州指使青旣破金湯城略宥
州屠羅密翠香摩諾爾桑羅沁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
萬收其帳二千三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
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又范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
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
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莫知所向行至
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環慶自此寇盜
益少又种世衡爲鄜州判官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
建議創青澗城以遏寇衝朝廷從之夏人屢來爭世衡

且戰且築城成復開營田二千頃出官錢以募商賈使
通其利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又
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爲築壘方成
金人已至子羽據胡牀坐於壘口諸將泣告請他徙子
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旣而敵疑其誘已遂不敢逼又
金歸宋河南陝西地宋詔吳璘帥秦鳳移川口諸軍於
陝璘謂胡世將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
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遽
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因抗奏方今大

計宜固和好內修守禦所當分兵陝蜀接近仙人關未
可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從之

遼耶律休格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
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以
兵扼其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

金圖克坦喀齊喀遣統軍都監紐赫以兵七千會完顏
璋於德順與宋將吳璘戰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
與實訥將紐赫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
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實訥將以兵逼東山堡璘兵

恃濠相拒短兵相接璘兵退走實訥將追擊之又世宗
大定時伐宋趨滁州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
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問計於襄襄
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
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
往取志寧躑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衝路自以千
兵閒道潛登旣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
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又世
宗詔布薩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忠義

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是時已復
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於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
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
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三道進發
宋人聞之卽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
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

元人議攻襄陽遣史天澤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
害立城堡以絕聲援爲必取之計十年與平章阿珠等
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又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

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
旬曰可爲萬全計巴延從之又元師伐宋屢捷巴延與
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兵糧
皆備不以一大將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
兵四萬遣阿爾哈雅戍鄂而與阿珠將大兵以東

明楊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
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地方綿亘四百餘里河套數
由內侵乃請修濬墻壁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
又馬昊討彝部賊高琪普法慧擣破之獨青山寨不下

吳周行視寨曰此地固高絕其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
泉口撤南方圍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追逋萬
人執普法慧誅之又馬昊撫蜀時蜀賊廖麻子死餘黨
竄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於彭澤曰山險不便騎
射深入賊爲主或反失便願發步兵五萬據出入要道
賊當自餓死也澤從之賊窘果縛老人降又播州楊應
龍叛據海龍囤李化龍集兵分川貴湖廣八路討之攻
拔山峒關砦據三圓山賊樵汲路絕復破海門龍鳳諸
關賊遁囤上而守鐵鑄關會霖雨白日晦冥急攻破之

賊窘自焚死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唐德宗建中時楊朝晟築木波以捍吐蕃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淳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宋曹翰從征太原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魏勝知海州築砦以守金人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

禱而雨驟作又种世衡旣請城故寬州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敵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旣而朝廷賜名爲清澗城

據倉廩

五代唐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周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躡之鄩至樂平

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鄴俱來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鄴軍而敗之又郭崇韜伐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

大振

宋王全斌伐蜀下興州與蜀刺史藍思綰戰敗蜀軍七
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攻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
砦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復獲糧三十餘萬斛
進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兵賴以濟無匱乏憂遂以
破蜀

元明安岱爾善騎射從征淮安因糧於敵未嘗匱乏軍
士免負擔之勞咸樂爲用又蒙古台治水軍於萬山南
岸大軍攻樊分軍爲五道蒙古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
進焚南岸舟豎雲梯於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

命部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又元城正陽饑饉久不繼
托爾珠出兵據險潛取安豐麥以餉軍軍心以安又世
祖至元三十年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
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爲便之內足以實
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卽
命度地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

明英宗陷土木于謙禦敵令九門要地都督孫鏜等分
守兵皆出營郭外毋避而示弱郭外民內徙毋令失所
而囂通倉積粟令官軍儘給草厰聽取用不盡則焚無

以飽敵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一

浙江書局刻

吳士鎔恭校

吳寶堅恭校

王崇鼎恭校

無上清經

卷一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二

兵

攻其必救

先取根
本同

唐高宗龍朔中劉仁願與劉仁軌拔百濟之真峴城詔
孫仁師率兵渤海爲之援百濟王扶餘豐南引倭賊拒
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眾合諸將會議或曰
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
傷損將士固守則曠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
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

諸城自下于是令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又李光弼與郭子儀合擊史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安史巢窟當先取之搗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又馬燧因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公盍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

循不決又朱滔王武俊圍康曰知於趙州李晟言以兵
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
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曜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
果解去又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壁不
戰燧令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
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
擊鼓吹角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
眾渡卽焚橋悅黨李納等踰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
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

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焚眾多赴水死悅敗遁
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遠戰悅與
淄青恆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
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
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五代唐時後蜀孟知祥與東川董璋反合兵攻遂州唐
明宗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討之唐師攻劔門殺璋
守兵三千人遂入劔門璋告急於知祥知祥大駭已而
聞唐軍止劔州不進喜曰使唐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

吾勢阻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其易與爾

漢隱帝時李守貞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已而王景
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隱帝
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討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
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
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
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
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

宋韓琦在陝西值元昊出寇三川琦欲解其圍卽遣將

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趣七十里至白豹城
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元昊回兵救之不及
遼太祖天贊三年將伐渤海耶律都沁諫曰陛下先事
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
之

元李楨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
爲他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又史天澤旣復眞定
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以抱犢砦爲武仙之巢
穴不卽翦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遁走又舒穆魯額

森遼人也聞太祖起朔方首言東京爲金開基之地蕩其根本則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又世祖至元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河翦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托爾珠爲鎮國上將軍攻取安豐諸處皆捷又史天倪略地三關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穆呼哩曰彼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必救之雖有遼陽將不能保穆呼哩從之又

史天倪徇地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衛喜曰河衛者夷門之限河衛破則夷門不能守矣明劉基因攻安慶不下請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從之悉師西上陳友諒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奔武昌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又雲南烏撒蠻復叛傅友德討之太祖諭曰若過關索嶺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搗巢穴以掩襲之使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卽未能下合力攻之必克也又成祖以李景隆聚兵德州將俟來春大舉當誘之來以

敝其眾乃於隆冬帥師進攻大同景隆來援苦寒之地
南卒不堪奔命凍餒死者甚眾委棄鎧仗不可勝計又
成祖因大同守將房昭引兵駐西水寨欲據險爲持久
計窺北平下令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卽北平危
矣豈可不援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謂諸將曰我
圍房昭急眞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輕騎
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
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又韓雍勦兩廣蠻寇或請
分軍蹙賊入廣西雍曰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根

本諸兵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
盡我全師而至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
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
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
行必勝遂行又王守仁起義討宸濠眾議宜逼之安慶
江中守仁曰我師越南昌與賊相持於中道南昌兵必
絕我糧道以躡其後腹背受敵非利不若先攻南昌濠
精兵皆出攻安慶南昌僅老弱守禦一鼓易破賊聞巢
穴已傾勢必解安慶圍還救首尾牽制易成擒耳果如

其策又亂民張璉反流陷江閩州縣詔諸道合師討之
且言賊棄巢出宜速擊俞大猷謂璉妻子財貨皆在巢
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眾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
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
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
乃引兵疾走相嵩嶺瞰璉巢賊歸援出擊遂執璉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元信州城守求援於索多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
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矣索多告於眾

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又張宏略爲江西宣慰使饒州盜起犯都昌宏略以爲饒在江東與南康只隔一湖寇勢甚大若不滅將爲吾境患乃使人直搗其巢穴生縛賊首磔於市餘黨潰散

明徐達征張士誠常遇春請徑擣平江太祖曰賊分兵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徐達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將張天驥等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

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吳興下又成祖聞李景隆將大
兵擣北平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
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
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必矣乃整兵從劉家口徑
取大寧撫定城中亡何李景隆兵至成祖悉大寧諸衛
兵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
直搗其營城中亦鼓譟出中外夾擊大敗之又靖難師
起諸將咸欲南張玉曰爲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
後可以安意南行遂整兵圍薊破之移兵取遵化

必攻其易

金察罕取馬紀嶺道攻阿蘇穆宗自將期阿蘇城下會
軍察罕行次烏布蘇水烏延部色埒貝勒來謁謂察罕
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蘇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
策宜先撫定展楚琿錫馨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
後合軍未晚也察罕從之攻屯城請濟師穆宗與之察
罕遂攻下屯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蘇城下屯在南阿蘇
在北穆宗初遣察罕分道卽會攻阿蘇聞其用色埒計
先取屯城與初議必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

蘇然後深以先取屯城爲功也

元博囉歡軍於下邳召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拔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爲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又巴延攻陽羅堡三日不克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阿珠旣敗宋軍巴延大喜遂急攻陽羅堡破之又阿珠師次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

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閒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如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

明王守仁撫粵方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而橫水左溪在其東乃會諸將議曰桶岡地險又恃橫水左溪爲羽翼若進兵則腹背受敵况賊止聞徵兵攻桶岡其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今出其不意先攻二處破之而移兵桶岡法所謂攻瑕而堅者自瑕也於是分部兩路兵入會左溪自率兵擣橫水俱攻破之賊奔入桶岡會楚兵亦

至遂克其巢

毋貪其易附

元巴延伐宋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江諸將議先取沙蕪南岸戰船巴延曰吾亦知其易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不若竟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臣

等謹按杜氏通典攻其必救之後復曰必攻其易夫敵之所易卽其所不必救者也其論似不相合細繹杜氏意誠恐執攻其必救之說者頓兵堅城之下或致進退兩難故又示以攻瑕之方至若

以無關得失之地而我必貪其易盡力攻之既損
軍實或且以分我軍勢知兵者亦復不爲也謹增
入毋貪其易以補足杜氏之意焉

輕易致敗

唐哥舒翰出潼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賊以
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
又視其陣無法促士卒進賊伏兵起遂大敗又郭子儀
破史思明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
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

部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乃晝揚兵夜搗壘賊不得
息氣益老思明逃奔博陵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
龍仙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
李光弼光弼將白孝德願獨往取之選五十騎於軍門
爲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乃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
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
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
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
伺便因瞋目虓喊持矛躍而博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

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斬之攜首而歸

五代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又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窮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唐伐蜀班師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張礪言於任
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延孝驍將以任圜儒
生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

孝

宋太宗命白守榮等護送軍糧於靈州詔發車乘分爲

三輩護送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李繼遷知之邀於洛
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番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
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若節度若但率
兵來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

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欲自邀功遂決戰賊先以羸騎挑戰繼而伏發守榮敗丁夫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清遠與張延川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者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又狄青爲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岳飛討李成賊連營西山乃自爲先鋒麾騎從上流潛出賊右突其陣大敗之走筠州復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

以岳字幟麾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又
趙葵守揚州敗于李全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以示
暇全亦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葵與趙范議西出常不
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
旣而候卒識槍垂雙拂者爲全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
賊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金使曰看我掃
南軍官軍見賊突鬪而前奮擊賊敗欲走入土城部將
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走新塘爲泥濘所陷碎其屍

遼耶律和克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爲備
韓匡嗣詆之曰寧有是耶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勢逼
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特哩袞休格侵宋軍於滿城方
陣宋人請降韓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軍氣甚銳疑誘
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韓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
我眾蹙踐塵起漲天韓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眾
旣奔遇伏兵扼要路韓匡嗣棄旗鼓遁其眾走易州山
獨休格收所棄兵械全軍還又重熙時征夏國蕭惠自
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還鎧

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曰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

元時宋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眾百萬有輕我之心皇子爲帥集諸將議曰隆之可生擒也屢戰敗之明盛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銳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

乘敵亂而取之

宋岳飛因虔寇彭友迎戰擒之餘酋退保石洞洞高環水入止一徑乃列騎山下令皆持滿旦遣死士馳登賊亂棄山而下圍之賊呼丐命遂受其降初奉旨屠賊於是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從之

金烏延和囉噶從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和囉噶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和囉噶亟領二穆昆軍追及之而明安托克索亦領軍

繼至大敗之

元丞相巴延伐宋賈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旣渡江下鄂漢巴延以大軍東下留左丞阿爾哈雅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閩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採樵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從之又汪世顯軍薄成都陳隆之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方驚擾無定策世顯遂乘亂急梯城入獲隆之

明沐英以雲南兵陣南岸乃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達爾瑪陣後吹銅角樹旗幟山谷中爲疑兵達爾瑪大駭急撤後軍以禦岸上軍心動陣亂英復率眾濟江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大戰敗之又景帝景泰時額森兵薄京城石亨令姪彪誘敵至彰義門敵見彪軍少逼之亨率眾乘之蹂敵大潰亨追之清風店敵將出關亨使給云陣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奮擊敵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悉眾乘之大捷敵以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乃得遁去

分敵勢破之

唐德宗貞元中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韋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軍臯命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峩和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臯出兵深入乃命將一出三奇路一出龍溪石門路一趨吐蕃維州城一趨雞棲老翁城一趨故松州一出雅邛黎嶺路一過大渡河入番界一進攻昆明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番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番軍連敗

又李愬攻蔡殘吳房外垣或勸遂下吳房愬曰不可房
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卒擒吳元濟

五代時唐定州王都反以王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
院使張延朗討之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
兵會晏球自望都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吹
方坐胡牀指麾而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兵
射之都眾稍卻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
橐弓矢用強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紆
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

敗又唐莊宗因梁王彥章擊破德勝軍遂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問郭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自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

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王德與桑仲戰曰賊眾我寡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
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乃遣他將分禦而自以銳兵
相持賊大敗遂梟仲又金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
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
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其勢戒諸
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
去又孟珙圖復荆襄諜知元人於襄樊隋信陽招集軍
民布種順陽集船材乃遣張漢英出隋任義出信陽焦

進出襄分路撓其勢又度敵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
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又趙葵守揚州賊李全遣步卒三
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葵復驅丁壯增濠面培
鹿角趙遣騎將出來城東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
金初烏達治蘇濱水諸部烏色鄂囉佐之定諸部而還
久之高麗殺行人阿固雙寬而築九城於海蘭甸烏色
將內外兵海古勒呼納珠富察都古嚕訥佐之高麗兵
數萬來拒烏色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又托
克索破宋兵四千於文水聞宋將黃迪以兵三十萬柵

於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托克索與巴爾斯以步騎萬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尼楚赫乃召托克索使中分其兵而還與和碩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於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於文水近郊復與巴爾斯擊破之又宣宗元光二年紅襖賊寇壽潁剽掠數日而去赫舍哩約赫德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

大敗之又布色安貞伐宋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
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
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
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
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
左右軍會於山巔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
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

元安塔哈與丞相巴延合軍克池州師次建康宋鎮江
攝守石祖忠遣使乞降揚州守將李庭芝聞之遣兵突

圍出擊安塔哈率師救之宋兵望風退走時眞泰諸城
尙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安塔哈乃立木柵
以障居民又屯兵瓜洲以分敵勢揚州之援遂絕又汪
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實圖先驅與宋將朱禩孫兵交
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之斷敵兵爲二敗走趨城不
得入盡殺之又巴延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
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圖們岱
帥輕銳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

明太祖因諸將家屬尙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

不通命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
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又太祖
從滁陽王郭子興子興死太祖爲大帥與徐達等拒元
將曼濟哈雅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
肘諸軍前薄哈雅軍大破之又沐英攻和林去敵營五
十里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自引驍騎
當其前夜銜枚或左或右而襲敵皆駭惑就擒獲其全
部以歸又徐達進征張良臣恐其黨與爲聲援乃遣兵
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

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四面圍其城良臣窘急出兵達擊敗之又吳良守江陰吳將蘇同僉來攻城良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有頃敵陣於江壩良命弟禎整兵當其南北而以輕兵蹂之敵又攻東門良與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同僉大敗宵遁又張吉在廣西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毀其伏匿之所又以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尤悍乃併力攻其東破之西賊亦戢府江以寧又世宗嘉靖時海賊趨台州胡宗憲令番兵

分道布截官兵多張旗幟爲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追至清風嶺俘斬無數

臣

等謹按以上諸條其中閒有自分軍勢以勝敵者雖與杜典分敵勢之例不同然揆諸臨陣之法欲分敵勢未有不自分軍勢者事因比類而及正不必過爲區分也

審敵勢破之附

唐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塞地霜早餽糧乏絕若師出塞

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元黃陵岡之役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穆呼哩曰此不可用長兵當用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自下馬督戰果大破之又金人以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時方會師圍汴李守賢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之才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無許抄掠悉收餘眾以歸

明徐達兵下鳳翔李思齊走臨洮諸將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

攻臨洮達曰思道自守者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
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眾以大兵蹙之思
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爲我有遂決
策度隴克秦州皆如其策

布陣大勢分易敗

五代晉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
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允曰兩兵方
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
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遂大

敗重榮

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征高麗耶律博諾爲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爲三以抗大軍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博諾率耶律宏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元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

惜軍勢

五代梁朱全忠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敬翔切諫

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
幾不得進攻壽州不克而多亡失

力少分軍必敗

五代梁康延孝奔唐莊宗屏人問以梁事延孝具言末
帝懦弱任用張漢傑段凝等而遣漢傑監王彥章軍有
必亡之勢又言梁將大舉分兵伐唐莊宗問何以禦之
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鐵騎五
千自鄆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大定矣
宋仁宗朝契丹來侵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

萬禦之詔賜陣圖分爲八隊師至滿城敵騎至延進乘
高望之東西互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
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克敵今敵眾若此不如合
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儻有
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眾
皆喜三戰咸捷又宋以金主亮索淮南地議舉兵禦之
遣大將成閔爲荆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
虞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
姦謀耳不聽卒遣閔後聞金主亮徙汴允文語陳康伯

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
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
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
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金主果
出淮西造浮梁於淮上自渦口渡淮又楊存中從張俊
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盛我兵分則力
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爲用俊然之整
軍至豫章破賊於玉隆觀賊將率衆十萬來援夾河而
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宜用奇願以奇兵見屬

欽定續通典 卷一百二
三
公以步兵居前，後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後來攻之，俘八千人，成遁。又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趙葵出師，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就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憂。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

浙江書局刻

吳士鎔恭校

吳寶堅恭校

王崇鼎恭校

潘士...

吳士...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三

兵

按地形知勝負

五代梁王景仁將兵擊趙至柏鄉晉王李存勗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謂張承業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請退軍鄙邑以計困之後得梁降人詰之曰方多造浮橋存勗乃從德威策退軍

卒敗梁兵

宋曹瑋知鎮戎軍瑋以鎮戎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曹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盡攻守出入之要帝以示左右曰山川城郭險固舉在是矣因別繪圖賜諸將令按圖計事由是師出有功又岳飛趨襄陽李成盛兵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眾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

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余玠在四川招納豪傑辟冉璉冉璞營賓館以處之且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旣而見玠屏人曰計安西蜀惟徒合州城爲上策耳玠問其地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倘徙諸此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以聞諸朝授其兄弟官委以築城之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又孟珙在江陵府屬兵八千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本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

濟已而劉全雷去危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琪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

元石天應從穆呼哩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攻葭州拔之因說穆呼哩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勇健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穆呼哩然之又石天應謁穆呼哩於汾水諭以進取之策天應還鎮召謂諸將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

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
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
所屯且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
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
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
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
晉西連華同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
餉則關內可尅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
矣遂移軍河中旣而金人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

之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以待又安扎爾言於宗王曰隴州縣方平人心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吐蕃利於入寇宜得良將以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上策也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麾下以往又巴延侵宋已破陽羅堡諸將多請先向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萬全計也又元師破樊城外郢其將復閉內城守阿爾哈雅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明常遇春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下遇春架飛樓以覘

城中動靜士誠以物盡覆街市了無所覩有善地形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首閫門是尾擊其尾首必出矣乃如其言攻之盤門果先開又傅友德討雲南太祖餞之龍江曰朕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將兵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也曲靖下以一軍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必次下大理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自戰其地則敗

金完顏璋攻宋將吳璘於東山堡璘以軍三萬據險作
三陣金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
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眾非特
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
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我則如之
何於是親率四萬人急擊之璘軍敗走
元劉斌攻睢陽軍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陳軍陣於近
郊斌帥眾夜擊之陳軍無鬪志遂大敗

據險隘

唐哥舒翰禦安祿山引兵出潼關遇賊將崔乾祐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狹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十五萬分前後衝之賊佯欲遁官軍不備爲所擊敗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退入關又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曰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堠嚴密人遂獲安

五代唐莊宗與梁軍戰於汴州胡柳坡梁將王彥章等走濮陽餘兵登陂中土山莊宗率騎追至山下梁軍戒

嚴不動莊宗謂諸將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
乘高四望眾人皆有懼心乃率騎先登銀槍步卒繼進
敵紛紛而下在土山西結陣數里時已日暮諸軍未齊
或請詰朝合戰閻寶曰賊帥奔亡眾心方恐據山而猶
委棄結陣更復何爲今登高擊下勢如破竹耳遂與王
建及急擊大破其軍

晉杜重威李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來侵
惶惑不知所之張彥澤適至言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
等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敵所據彥澤

力戰爭橋燒其半敵少卻遂夾河而寨

宋狄青戰於歸仁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
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
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甫登賊至逵擁眾而下
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
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
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又劉光世鎮京口金兵
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王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
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眞揚數郡又金人自合肥

人遊騎及江張俊議分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棄
淮不守唇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能繼及其
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稍安則淮非吾有矣又
魏勝守海州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士卒
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
之金人知不可攻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
已據堰備之金兵不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又魏勝
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虛實立見故西
南受敵最劇遂築重城圍山在內敵至則先據之不能

害又張浚破李成賊黨乘勝勦除追至樓子莊賊黨商
元據草山挾險設伏浚遣步兵從閒道直趨椒山殺伏
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絕江而遁浚引兵渡江至黃梅
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
人浚先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而親冒矢石率
眾攻險賊眾懼潰又曹友聞因北兵破沔州乃分遣諸
將趨雞冠隘據陽平關復親登嶺指麾諸軍敵兵突至
諸將進戰敵退友聞謂總管陳庚及當可曰敵必旋兵
攻雞冠隘急援之旣而敵步騎果至庚與當可力戰蹀

血十餘里兵乃解去又曹友聞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瑄命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會金人來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險乃身冒矢石爲士卒先敵不能進

金李英上右副元帥珠赫喀果勒齊書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嶠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用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果勒齊奏其書卽除尙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

元察罕特穆爾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俱擊卻之又劉元禮爲潼川漢軍都元帥奏嘉定去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請修復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又張宏範圍襄陽以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遂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

其東又築一字城通襄陽破樊城外郭截江道斷其援
兵遂拔之

塞險則勝否則敗

唐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唐
休璟疏以爲不可會吐蕃破焉耆授休璟靈州都督因
請復四鎮自後王孝傑拔龜茲諸國城皆由休璟剏始
之功也又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州境狹纔四百里邊兵
竟至城下元振始於南狹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
制東要路遂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無邊患又郭子儀

以吐蕃方強上書欲於諸道料精卒五萬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如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簡擇趨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也宋曹瑋知渭州築堡塞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又王全斌伐蜀趣劍門謂諸將曰古稱劍門天險願聞取之之策有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右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二十里倘此處進兵劍門不足恃也斌卽遣裨將史延德趣來蘇夾攻之自將大軍攻劍

門王昭遠趙崇韜遁走獲之遂克劍州又吳玠以和尚
原地去蜀遠乃於仙人關右殺金坪剗築一壘移原兵
守之遂爲抗蜀形勝故金人至輒不得入又劉子羽因
張浚富平敗後官屬有請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
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
窺耳今棄之而處夔峽則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
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四掠宣司當留興州以安蜀人
心急遣人呼諸亡將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轉敗爲
功已而招諸亡將果集分兵悉守關隘金人以有備引

去又楊存中以朝議棄和尚原力爭此係隴右之要害
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願毋棄
又吳璘帥秦鳳時金方歸陝西地議欲盡移川口軍於
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
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
依山爲屯控其要害俟其情見力疲漸圖進取又孟宗
政爲荆鄂都統制以金人逼壕而陣易於馳騁乃於西
北壕外瀦水爲濫由是金騎不得衝突又曹友聞扼仙
人關諜聞北兵合契丹西夏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

萬大至乃語弟曹萬曰眾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旣入興元欲衝大安趙克訥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聲報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此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敵騎所長步兵所短眾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不聽趣友聞進兵乃選精騎夜渡遇雨卒大敗又孟琪攻金蔡州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

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上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琪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將斬之

明英宗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增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者及罪謫南戍皆聽還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樹菓蔬并開界石外地

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邊人不敢復恣出入又于謙以獨石馬營等八城遇兵殘毀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參政葉盛贊其軍盛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如舊又張瑩巡撫寧夏先是寧夏城皆土築瑩至始甃以磚復導河流灌漑屯田處置降人使不爲變邊境藉以無事

死地勿攻

唐張仁愿初建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格曲戰鬪之具
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
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
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
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
楷焉又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
郡梁將葛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攻館陶門從周
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
從周極力死戰大敗燕人

五代晉皇甫遇帥滑州契丹率眾屯邯鄲遇與安審琦
慕容彥超等禦之將渡漳河敵前鋒大至遇引還轉鬪
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眾我寡走無
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眾

宋宗澤進兵衛南度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揮眾逼敵
轉戰而來前後皆敵壘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當從死
中求生眾分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大敗之又
韓世忠追擊李復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
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

於是眾莫敢反顧與復遇大破之

臣

等謹按杜氏通典死地勿攻謂敵在死地我逼之彼將致死於我不可犯也若敵來攻我而我適處其困進則勝退則敗是正可藉以激厲士卒以期克敵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因於死地勿攻之條依類次之

總論其地形附

宋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

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
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羗西築武勝遣兵
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轄戩兄弟其能自保
耶今嘉勒氏子孫唯棟戩粗能自立轄戩欺巴鄂特之
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
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亶
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羗瓜分
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旣服嘉勒
氏敢不歸嘉勒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嘉

勒氏子孫轄馘差盛爲諸羗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
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
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思耳爲漢有肘腋之
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又种世衡爲鄜州從
事夏人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
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又
孟珙知江陵府曰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有虞非
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用其巧今事勢相似彼若以兵綴我上下
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擣吾虛不往誰實捍禦識者
是之又上言上流備禦宜周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
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沅尤急江防自秭歸至壽昌亘
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十餘處節節當防兵諱備
多乃京湖之憂也又孟琪至江陵修復內隘引沮漳之
水俾遶城北入於漢隨其高下爲匱蓄洩三百里閒渺
然巨浸迄爲荊州形勝云

金章宗泰和七年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

人是時宋遣左司郎中王桷稟請歸川陝關隘完顏匡
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
餽運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
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
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曰負固尙且摧覆今遂
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
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
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又宣宗興定三
年蒙古綱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

曰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
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
灤清河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
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
以實之制可

明太祖遣徐達充大將軍北取元都曰吾欲先取山東
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
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
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及達攻下徐州賜書勞達

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
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亦便兵難遙度其在將軍
又楊一清曰河套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
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朔方自
此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其守皆在河外正統
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
東勝就延綏是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
壤淪爲敵巢寧夏外險反南備河邊患莫之能解茲欲
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二千

里之地歸我耕牧用省內運以綏秦民爲便從之鎮兵
不行

勵士決戰

唐張巡守睢陽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
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又張巡
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開府特進白巡以勢不敵且上
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
軍士朝宣諭大義人人盡泣巡引六將斬之士心益勸
又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爲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

帥本鎮兵來援親酌其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
平寇難以慰其心眾遂感動又李光弼將戰內刃於鞞
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
謝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又李懷光叛李晟恐
爲所脅僞爲有詔令徙屯東渭橋孤軍當寇鋒之閒爲
諸將開陳大義激勵忠節下令曰渭橋斷賊首尾與諸
公戮力殺賊建不世奇功以取富貴正在此時士皆奮
遂顯責懷光懷光遁河中又李愬授魏博節度時幽鎮
復亂田宏正遇害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

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日鎮州不道敢行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眾皆大哭願効用焉又婺州守崔義元討妖女陳碩貞兵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義元曰刺史尙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

五代唐主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先以騎兵進薄梁營梁將韓勅等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

綺金銀炫耀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甲兵耀威耳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無徒悵望勉而取之可也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百餘人梁兵渡河而退

宋韓世忠鎮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簿爲幄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救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

商惠工楚州遂爲重鎮又李寶因海州圍急衝風縱舟
抵海州敵已雲合圍城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
非復吾境力戰與不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
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又劉錡攜孥趨
順昌金兵至眾以不敵請還時部將許清亦攜孥在軍
曰強敵在前進退不可不如努力一戰死中求生議與
錡合錡令敢言去者斬沉舟積薪於門戒守者不利卽
焚家毋辱敵手於是一軍皆奮又張浚與韓世忠討苗
傅劉正彥浚大犒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

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
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
以軍法從事眾咸感憤願聽命決戰於是令世忠以兵
赴闕又劉豫與子猺挾金人入攻張俊劉光世皆張大
敵勢張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命楊沂中屯濠州時劉麟逼合肥劉光世
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
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猺攻沂中沂中大破
之猺麟皆拔柵遁又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

河豪傑圖再舉金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
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敵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
感勵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受彥約束又吳
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
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
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

元旣平山東滕州尙未下諸將或言炎暑未可進攻博
囉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
敢自逸乎又太祖與克降王汗對陣於喀爾沁師少不

敵帝命烏嚙一軍先發其將珠巴克台橫鞭馬鬣不應
威山爾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匪斧不入我請
先入諸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命之遂
先出陷陣大敗之又上諭雅克特穆爾曰丞相每戰親
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將
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
爲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先利悔將
何及又阿勒塔爾琿塔哈逆命劫六盤府車西陲騷動
汪良臣討之兵至山丹置營按兵不動凡三月俄大舉

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
國家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家亡苟能用命則
死行閒不失忠孝之名眾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
晦良臣手刃數十人眾軍繼之賊大潰又劉元禮與宋
夏貴大戰蓬溪自寅至未不分勝負劉元禮激厲將士
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復國
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卽持大刀
長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感奮無不以一當百大敗
之又王慶端戍清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欲陷慶端

拔刀誓眾裹創力戰城得以全又察罕特穆爾屯中牟
淮右賊掠汴以西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以利害諭士
卒士卒賈勇決戰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從中奮起擊
賊中堅破之又方國珍懷疑入海以叛台哈布哈自分
以死報國詔眾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
海隅賊甫招來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
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眾皆踴躍願行

明詔副將軍李文忠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
次太原慶陽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率軍援大

同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曰闔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
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千擒劉平
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又額森逼居庸關甚急羅通
守關宣府參將楊俊入衛京師告通啟關通仗劍厲聲
曰若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騎南行者斬以徇乃
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
計沮退趨紫荆關又伍文定因宸濠盡發南康九江兵
併力挑戰我兵敗乃急令斬先卻者以徇身立銃砲聞
火焚其鬚鬚不移足士殊死鬪兵復振乃爲火攻之具

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火及宸濠副舟賊眾大潰

眾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唐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賊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血流勇冠三軍又張巡守睢陽賊尹子琦圍之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止有死耳但諸君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與許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

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諜者言金主祭天與眾盟以明曰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

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兵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敵始遁去

遼道宗咸雍九年烏爾古德哱勒叛都監耶律托迪以兵少不戰屯臚胸河德哱勒合邊人掠居民蕭伊嚕率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聞酋長哈準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

金世祖禦和諾克於北隘甸使蘇卜實取海古勒兄弟兵已而知海古勒兄弟貳於和諾克矣欲併取其眾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世祖戒蘇卜實曰汝先陣於托郭千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卽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

命不足惜時和諾克薩達甚強世祖軍未戰而懼皆植
立無人色世祖揚揚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
解甲少憇以水沃面有頃軍勢復振世祖袒袖不被甲
以裋袍垂欄護前後心韞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
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眾從之蘇卜實從後奮擊大
敗之又金伐遼攻西京遼兵三萬列營於西京之西副
統棟摩以三千擊之棟摩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
閒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眾曰若不
勝敵不能求生於是人皆知死戰遼兵遂敗

元郝和尚巴圖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激之以義乘夜破關入蜀悉下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萬軍於南郝和尚巴圖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陣中旣出復入宋兵不能支由是以善戰名

明李文忠因吳兵圍胡德濟於新城卽馳兵赴援德濟以眾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眾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眾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

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陣旣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眾披靡文忠因督眾乘之敵大潰又景泰初敵入境郭登躡之行七十里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敵自朔州掠回或言敵眾我寡宜全軍而退登曰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敵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岳遂

大破之追奔至栲栳山

乘卒初銳用之

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爲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眾賊徒氣懾

元之伐宋也宋以戰艦三百餘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五十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史天澤號令於眾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

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兵潰走戰艦
繼亂順流擊死者不勝計

激怒其眾

五代梁末帝討友珪之逆僞爲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
都者還洛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等盡
阮之諸將皆泣復以言懼之出太祖像示之曰汝能趨
洛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遂共討友珪誅之

明李文忠率兵破昌化恐士卒擄獲充積莫有鬪志因
激怒之使盡焚其輜重曰能破敵何患不富貴眾皆奮

勵進取

與盡其其辭重曰論野地何想不實費取清

即李文忠率兵海昌山縣士卒對講衣冠其自國志因

言無致類阻轉臨餘敵矣發其情又其新之

則之請觀皆皆實以言聯之出太服消宗之曰謂論

情者發源因燃燃之曰天子以討賊亦其無其

正升聚木帝情天拜之設而然臨書發之曰論觀

燃燃其思

論論其思

欽定續通典卷一百三

浙江書局刻

吳士鎔恭校

吳寶堅恭校

王崇鼎恭校